



分道不揚鑣

捷克斯洛伐克「絲絨離婚」之路

伏爾他瓦河上，捷克斯洛伐克曾經的首都布拉格閃耀輝煌
從一體到分裂，河水見證著兩國的聚散流動，靜靜奔向前方

斯洛伐克全境幾乎都是山嶺地形，在群山懷抱下，北方小鎮茲達爾
迤邐在山腰，結束一天工作的村民，回望著自己山中的家園。



撰文/張子午(經典雜誌撰述)
攝影/張雍(經典雜誌特約攝影)

一個又一個美麗的景點猶如遊樂場般，盈滿雜沓步履與歡笑，閃光燈與快門聲不絕於耳，第一眼的捷克首都布拉格，猶如婚紗照背後的豪華布景，滿足來自全世界各地觀光客的浪漫想像。但這些都與真實的城市無干，儘管許多人——在鐘塔下兜售小紀念品、在廣場上吹薩克斯風、在餐廳裡端盤子——以此維生。

比家還像家

離開市中心一段距離，大多時候入夜時分，除了零星的腳步，只剩電車那惺忪的叮噠聲和摩擦軌道的金屬聲間歇傳來。從冷清的街道推開門，滿室的煙霧撲面而至，彼得與馬丁一眼就認出我來，畢竟鮮少觀光客會在這個時間來到這個區域。桌上一杯杯金黃液體沁入心脾，真實的夜於焉展開。有人開玩笑說，在歐洲無神論者比率最高的捷克，啤酒是他們的宗教，酒吧就是聖殿。

無數作家筆下充滿人性的故事發生於此，共黨嚴密監視底下異議分子會面議論的基地也在此，歷經上世紀的文藝狂飆與渴求自由的激情，在沒有人會因思想與言論而被迫害的民主社會，人們已不再談論過於遠大的信念，更多的只是要在結束一天繁忙的工作荒漠後，有片

共產時代封閉的捷克，現已是最熱門的旅遊景點，布拉格街頭藝人充滿創意奇想。



交融的界線

捷克斯洛伐克分離二十年(上篇)



布拉格舊城區有面著名的「藍儂牆」，年輕人當年在上面畫滿塗鴉，宣洩對共黨政

權的不滿。

(攝影/王志宏)

可喘息的綠洲。而若你願意走進這片綠洲，仍可聽到這代人最真實的聲音。

「幾年前我去斯洛伐克爬山，在某地紮營時，周圍的斯洛伐克人問我從哪裡來？我說：捷克。他們馬上熱情地邀約我舉杯共飲，甚至有點歉疚地說，『嘿，捷克的好兄弟，我們對兩國的分離真感到抱歉。』說得好像是他們的錯一樣。」捷克發行量最大的《經濟日報》(Hospodarske Noviny)記者彼得解開襯衫上排的扣子，斜靠在椅背，啜飲一口玻璃杯裡的金黃液體，回憶著那段難忘的斯洛伐克之旅。

「若是仍在統一的狀態，難以想像會產生這種『體諒』對方的心情。」彼得意味深長地看著馬丁，他是中歐最大能源集團CEZ的資深交易員，同樣剛結束一天忙碌的工作，來到這裡和哥們兒喝一杯。

「在布拉格生活，我感覺比家還像家。」馬丁三年半前從故鄉斯洛伐克來到布拉格工作，雖然去西歐其他國家可能有更高的薪水，但這裡讓他感到自在而熟悉。「他對我說斯洛伐克語，我回他捷克語，幾乎可以完全了解彼此在說什麼！」彼得強調。

未滿三十歲的兩人，在捷克斯洛伐克時代仍是不諳世事的幼童，但當時的電視節目、廣播到學校教育都是「雙語」環境，耳濡目染之下，對原已非常近似的另一方語言如本能般熟悉，就如同深厚而自在的友誼，平常幾乎不會特別意識到對方的差異。

國族與身分認同既然不是個問題，當然也不會是平日聚會的主要話題，「大



捷 克 小 檔 案



地理位置：位於中歐內陸，為一三面隆起的四邊形盆地，北鄰波蘭，西北鄰德國，南鄰奧地利，東南鄰斯洛伐克。

面積：78,886平方公里。

人口與種族：1,051萬人，屬於西斯拉夫族的捷克人占94%，斯洛伐克人與吉普賽人各約占總人口2%。

首都：布拉格。

宗教：捷克是世界上宗教色彩最淡的國家之一，只有約10%人口信奉天主教，0.8%新教。

經濟：GDP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按購買力)為27,062美元，排名世界第35。捷克原為奧匈帝國的工業區，繼承了發達的工業傳統，現在的主要產業有機械製造、金屬、化工、電子、交通運輸設備、紡織、玻璃、釀酒、陶瓷等。

斯 洛 伐 克 小 檔 案



地理位置：位於中歐內陸，中北部多為山區，西北鄰捷克，北鄰波蘭，東鄰烏克蘭，南鄰匈牙利，西南鄰奧地利。

面積：49,034平方公里。

人口與種族：544萬人，屬於西斯拉夫族斯洛伐克人占總人口85%，最大的少數民族為匈牙利人，占8.5%，吉普賽人占總人口2%。

首都：布拉提斯拉瓦。

宗教：62%人口信奉天主教，6%信奉新教。

經濟：GDP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按購買力)為23,304美元，排名世界第43。過去以傳統農林牧業為主，計畫經濟下發展的工業在共產解體後一度中斷，後來大量引進外資造就蓬勃的經濟成長率，尤以汽車業為主，是歐洲人均汽車產量最多的國家。

0 42 84km

Google
Image © 2012 Digital Globe
Image © 2012 GeoEye
Image © 2012 Terra Metrics

Google
Image © 2012 Digital Globe
Image © 2012 GeoEye
Image © 2012 Terra Metrics

關 鍵 大 事 記

1918年1月8日	十四點和平原則： 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國會致詞中，提出一次大戰後，促進世界和平的綱領，第十點為奧匈帝國下的民族自決原則。
1918年10月28日	第一共和：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按照議會民主制在首都布拉格宣布成立。
1938年9月29日	慕尼黑協定： 英、法、義、德四國同意將蘇台德地區轉讓給德國。
1939年3月15日	納粹吞併： 希特勒在布拉格城堡親自宣布成立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前一日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立，為納粹德國扶植的附庸國。
1942年6月10日	利迪策慘案： 為報復黨衛軍高官海德里希被暗殺，納粹屠殺有包庇嫌疑的利迪策(Lidice)村民，包括88名兒童，為國際兒童節的由來。
1944年8月29日	斯洛伐克民族起義： 斯洛伐克爆發推翻親納粹政權的民族起義，簡稱SNP。
1945-1947年	貝奈斯法令： 二戰結束之際，蘇台德地區約三百萬日耳曼人被驅逐出境及沒收財產。
1948年	共黨政變： 捷克共產黨在蘇聯的支持下發動政變，總統愛德華·貝奈斯下台，共黨主席哥德瓦爾德出任總統，開啟40年的共產統治。
1968年8月20日	布拉格之春： 蘇聯以及華沙公約成員國武裝入侵布拉格，終結杜布契克推動的「人性的社會主義」短暫改革運動。
1969年1月1日	從共和到聯邦： 捷克斯洛伐克由共和制轉變為聯邦制，分為捷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和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形式上有各自的民族議會。
1989年11月17日~12月29日	絲絨革命： 經歷大規模的遊行、罷工等抗議行動，總統胡薩克下台結束共黨統治，異議分子哈維爾被選為總統，因沒有嚴重暴力衝突，以絲絨形容過程平順。
1993年1月1日	絲絨離婚： 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獨立的捷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由於透過政治協商的過程平和，故延用絲絨形容之。
1994年5月1日	加入歐盟： 捷克與斯洛伐克加入《申根協定》，邊界撤除，同時共有10個國家加入歐盟會員，為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擴張。
2009年1月1日	歐洲之路： 斯洛伐克成為第16個採用歐元的國家；捷克首度擔任歐盟理事會主席國。



分裂前夕，捷克與斯洛伐克總理克勞斯(右)與米哈爾(左)在布爾諾商談。（圖片/達志影像）

部分時間當然都是在聊女孩子啦！」兩人異口同聲笑著說。

自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匈帝國傾倒的廢墟上立起，到共產統治結束四年後正式分道揚鑣，「捷克斯洛伐克」從一九一八到一九九三年，七十五年歲月所建構出的集體經驗，已超越複雜的政治算計，而成為曾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的真實情感。

「兩國分裂前夕，大部分民眾並不覺得有必要，而在政治人物的操作下居然成真，大部分的民眾為此感到失望與震驚。」彼得說道，雖然當時他年紀仍小，但上一代人的經驗仍聚合為集體記憶縈繞不去。

布拉提斯拉瓦的塗鴉牆上，卡通化的老軍官充滿復古趣味(上圖)。共產瓦解後，史達林銅像——被推倒，只有少數還留存在布拉格共產博物館(下圖)。

「但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其實是正確的決定，很弔詭地，因為分離，兩國人的感情變得更好，若是仍然作為一體，斯洛伐克將一直覺得自己是被壓抑、弱勢的一方，分裂之後，那種強烈的不平衡心態便不再存在，反而回過頭來珍視彼此的『兄弟之情』。」馬丁生動地比喻道。

根據兩國分裂前的民意調查統計，只有百分之三十六的捷克人和百分之三十七的斯洛伐克人贊成，絕大部分民眾並不能接受，因為他們已緊緊相繫了大半歲月。

失落的鄉愁

「從一開始，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個

『人為』的組合。」曾擔任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首席政治顧問，現為紐約大學布拉格分校校長貝黑(Jiri Pehe)說。「兩個民族都處在周遭強權環伺的處境，捷克要面對奧地利與德國的威脅，而斯洛伐克更長期是匈牙利的一部份，有著『外部強權』的共同壓力，更加促使語言極相近的彼此結合在一起共創國家。」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民族國家浪潮風起雲湧，在古老的波希米亞(Bohemia)高地到喀爾巴阡(Carpathian)山脈一帶建立一個新國家，原本只是少數知識分子腦海中的夢想，在一批以馬薩里克(Tomas Masaryk)為首的海外知識

菁英帶領下，加上西方國家的撐腰，竟將有著不同歷史、政治、經濟傳統的民族結合一起，實現了真正的國家大夢。

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三八年之間，捷克斯洛伐克不僅是中東歐地區最進步的民主國家，還因為繼承了奧匈帝國近八成的工業基礎，一躍而成全球前十大工業國，史稱第一共和。盛世維持不了多久，隨著德國納粹興起，捷克斯洛伐克從此步上多舛的命運。希特勒藉口靠近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三國邊境的「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居住著三百萬日耳曼人，必須脫離捷克而自治，英法義三國以為妥協可換來和平，竟在一九三八年的慕尼黑會議同意將此地區「轉讓」給德國，接著不到一年的





百年前斯洛伐克僅是匈牙利一省，建設規模有限，總統官邸為以前的貴族宅院。

時間，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就在隔年三月被納粹德國完全吞併。

好像刀俎上的魚肉，任強權宰割、作為籌碼出賣、捲入人類史上最殘酷的世界大戰……，全世界中學的歷史課本裡，應該都會記載這一頁西方「綏靖政策」下的犧牲品。無奈地任由列強長驅直入，似乎是貫穿捷克斯洛伐克往後歷史的主旋律。「歷史總是重複自己，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共產主義奠基者馬克思(Karl Marx)如是說。二戰後共產黨一手掌權，直到一九六八年蘇聯武裝入侵斬斷「布拉格之春」的改革理想，捷克人難堪地見證了歷史重複上演。

但在那些不被歷史課本記住的角落，

這個國家的原初面貌仍透過歷史的記憶，持續在看似與遙遠前塵往事毫無關聯的今日，發生關聯。那些奮鬥痕跡，跳脫無奈、悲情的刻板角色，仍鮮活地存在人們心中。

「如果他知道捷克斯洛伐克今已不存在，一定非常傷心。這個他為之奮鬥、獻上生命的國家，對他而言是如此重要！」安全與發展政策研究所(ISDP)助理研究員瑪蒂娜有點激動地說，她剛從這個總部位於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國際智庫回到故鄉——捷克西北方靠波蘭邊境的克爾科諾謝(Karkonosze)山脈中的小村莊。

瑪蒂娜口中的「他」，是在一九三八年因散布反納粹文宣被逮捕的外曾祖



布拉格城堡規模為舉世之最，觀光客眾，同時也是總統府所在。(攝影/王志宏)

父，身為政治犯卻非猶太人，他並沒有被送往集中營，但仍在一九四三年被處決。「我們家族一直保留著他在獄中寫給妻子的信，內容非常悲傷……，最後一封信上寫著，『孩子們將來一定要學習外語』。」而今操著流利英語並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她，平靜的語調中壓抑不了內在深處的波蕩，「信中有些關於國家、政治的語句被審查，被塗黑到很難辨識，其中有一句是：『捷克斯洛伐克萬歲！』」

「我有時會想像，他當時面對多麼困難的決定，當你想到你的家庭：兩個年幼的孩子、妻子，還有死亡的命運……，因為他不是猶太人，如果選擇不要如此活躍地參與抵抗運動，就不會成

為逮捕的目標，可以活到戰後，但他還是選擇這條註定會犧牲的道路。外曾祖父在一次大戰時就曾經從軍，參與這個國家的建立過程，直到生命的盡頭，他仍如此深愛這個國家。」一九八一年出生的瑪蒂娜彷彿在與四十年前，依然年輕的外曾祖父對話，於是捷克斯洛伐克之於她，已不僅僅是抽象的概念，而幾乎成為一種濃郁的鄉愁。

「老實說，我們家族包括我在內，對於分裂是感到失望的。如果我們今天還是一體，應該會是一個更強大的中歐國家。」她喟嘆道。

「對很多捷克人而言，分裂像是喪失了身體的某個部分，隨之而來是認同的困惑與失落；但對於長期未建構出明確



主體與民族認同的斯洛伐克，意謂著真正的『獨立』與新氣象。」貝黑指出。

與歐洲其他許多更華麗的城堡相較，多瑙河北岸小丘上的這一座外形樸素，甚至有點普通，像一張桌腳朝上、四四方方的餐桌。但從城堡旁望出去的景色，卻是舉世無雙，下方流淌的河水與綿延的平原，並非特別壯觀，但世界上沒有一個首都如此靠近兩個鄰國，除了斯洛伐克的布拉提斯拉瓦(Bratislava)。站在此地，望向西南方，三公里外就是奧地利，南方十六公里則是匈牙利。

從十六世紀慘敗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大軍手下後，匈牙利皇室就此轉移到布拉提斯拉瓦，彼時仍叫作普萊斯堡

○年代幾乎夷平了整個歷史悠久的猶太區。」這座橋如今是此城最鮮明的地標之一，還因那狀似飛碟的觀景台被暱稱為「幽浮橋」。

在這裡可以發現許多地名或者地標被冠上「新」(Novy)字，這個前共產時代的「新標籤」，頗似從天而降的外星人，降落地球要打造出一個「新世界」，此刻，卻是斯洛伐克人亟欲擺脫的「舊夢魘」。

「那是一段很難熬的日子，我天天望見多瑙河，想像對岸的奧地利，那代表自由、民主、富裕的『西方』社會，卻更加意識到自己被無窮盡的崗哨與鐵絲網監禁在集權的共產世界……」羅秀

*瑪蒂娜家族曾有長輩為抵抗納粹付出生命，後人至今仍努力探尋歷史(上圖)。
故鄉在斯洛伐克的頌可娃拿著已故捷克丈夫的相片，兩國聯姻很普遍(下圖)。*



(Pressburg)的小鎮才發展成如今稍具規模的樣貌。但與古老廣場、教堂、城堡林立的布拉格相較，它的舊城區規模仍然非常迷你，或許也因為如此，那些在四十年共產統治時期留下的冰冷、巨大、灰暗的「社會主義式建築」，在這座城市顯得更為醒目。

除舊迎新

「共產時代的都市規畫將很多富有歷史意義的舊區域摧毀，所以我們的城市現在看起來有點無趣，實在很可惜。」布拉提斯拉瓦舊城區(Stare Mesto)市長羅秀娃(Tana Rosova)表示。

「為了建造一座連接多瑙河兩岸的『新橋』(Novy Most)，政府在一九六

娃回憶道。二〇一二年她在市長任內提案改掉「新橋」這個「舊名」，經市議會表決通過，從該年八月二十九日起，「正名」為「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橋」(Most SNP)，以紀念斯洛伐克人當年反抗納粹扶植政權的一段歷史。

「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體，對斯洛伐克人而言是正面的挑戰也是激勵，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看看能否『自己』開創些什麼！」斯洛伐克國會議員史帝芬尼(Ivan Stefanec)說。在城堡旁的斯洛伐克國家議會內，他好不容易才從一整天忙碌的議程中暫時抽身，這棟冰冷、堅固堡壘般的建築同樣是典型前共產風格，無表情地與下方多瑙河對望。

「過去沒有機會擁有國家隊，現在有



了；過去沒有機會百分之百決定國內預算，現在可以了……，斯洛伐克的獨立很明顯帶給人們過去所沒有的自信。」但對一九五〇年代成長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史帝芬尼而言，因著曾為「一體」的經驗，在他內心深處並非全然能夠與過去切割，「感傷是會有的，你知道一些

事就此結束，好像見證了『聯邦』的葬禮；但另一方面，迎來了新生命，你知道要盡力為它的未來貢獻心力。」

矛盾與共通

一九六八年蘇聯與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成員國以武力入侵捷克

斯洛伐克後，之前共黨總書記杜布契克(Alexander Dubcek)所主張「人性的社會主義」改革方向被迫中斷，除了一項重大的政治變革：從單一的「共和」政體分成兩個「聯邦」，捷克社會主義共和國與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雖然實權仍由共產黨掌握，但形式上兩邊有



從布拉提斯拉瓦城堡俯瞰，多瑙河對岸為共產時代所建中歐最擁擠國宅區(左圖)，斯洛伐克電台大樓則是另一個共產時代的突兀設計(上圖)。

各自的議會。

「捷克與斯洛伐克從人口、經濟、發展等方向都有一段落差，在共黨集權下還可壓制種種差異，一旦步入民主社會，問題馬上浮現。當兩邊議會的選舉結果不同，到底要聽誰的？在複雜的議會程序中，兩邊難以有效對話，整個政府的政治與經濟政策更難以制定，這正是導致兩國分裂的關鍵因素。」捷克國家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曼斯菲多娃(Zdenka Mansfeldova)分析道。

兩個聯邦在各方面的不平衡是很明顯的：一千萬和五百萬人口、工業和農業、平原與山地、捷克高出百分之二十的GDP以及長期對斯洛伐克的預算補助等等，「種種因素就像一片片馬賽克拼圖。」曼斯菲多娃形容。一九八九年共黨垮台，在步入民主化才不過短短四年



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橋下，展出民族英雄老去的身影，紀念當年抵抗納粹的歷史。
(攝影/張子午)

時間，就迅速拼成一幅分裂的圖像。

儘管如此，大部分的矛盾與差異僅限於政治舞台上的角力，在一般人的生活中，彼此關係一如既往的友善熟悉，甚至更好。「現在去到布拉格仍然不像出國，我曾在那邊上學、當兵，也有許多朋友住在那兒，布拉格對我而言或多

或少仍像個『前首都』。」史帝芬尼坦言。除此之外，他也深刻體會兩國分裂後在國際上的緊密聯結，「在歐盟體系中，因為我們的相近與了解，更容易彼此合作，當到布魯塞爾出席歐盟事務的場合，我一定都是先跟捷克代表討論，然後才是波蘭、匈牙利等其他國家，幾

乎是一種自然的本能。」

如此的文化共通性，建立在語言相似的基礎上。「分裂之後，我們仍然常常可以看到捷克的電視節目、閱讀捷克的書刊，和以前沒什麼不一樣。而捷克語及斯洛伐克語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差異，以及口音稍有不同，兩者都像我自

己的語言。」史帝芬尼表示。

但是在布拉格酒吧裡，與馬丁各操自己的語言暢所欲言之餘，彼得曾經表示，「但一九九三年後出生，現在十幾歲的年輕人，就另當別論了。尤其是捷克這邊，愈來愈多年輕人已難以理解斯洛伐克語。對他們而言，那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度，操著不同的語言。」

曼斯菲多娃對此亦有深刻感觸，「有一次我帶著十幾歲的兒子去斯洛伐克開會，從小的教育與環境讓我可以毫無障礙地與當地人溝通，但我兒子卻跟我說，他很難聽懂他們在說什麼。」

兩國分裂以後，各自獨立的語言政策在下一個世代身上帶來很直接的改變。「斯洛伐克由於人口與市場比較小，仍然常會接收捷克的電視節目、看捷克的書報雜誌；反觀捷克，一般人幾乎不會去接觸斯洛伐克語了。」曼斯菲多娃說。在斯洛伐克仍四處可買到捷克最新的出版品，但是偌大的布拉格，只有一間小小的斯洛伐克書店，正位在國家科學院樓下。這種「文化落差」，看似很小，背後卻透露出捷克的影響所占的主導地位。

消失的國界

國家的巨手，在形塑單一國家的過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除了透過教育、傳播媒體將兩種語言深植人心，另一個



伏爾他瓦河岸邊，母親小心護持著孩子；經過上一輩的努力，新的國家也在此誕生並茁壯。（攝影/王志宏）

影響深遠的措施則是軍事上的「交換駐地」。跟台灣大部分男生普遍有的經驗一樣，在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時代成長的男人，皆必須當兵，特別的是，捷克的阿兵哥會被派到斯洛伐克駐軍，反之斯洛伐克的軍人則被調到捷克。共黨政府有意的透過此一徵兵制度

來「融合」兩個區域，實際上也正因為長期而大規模的軍事交換派駐，讓許多單身阿兵哥認識「另一邊」的女孩，並成婚共組家庭，產生「捷斯聯姻」的普遍現象。

在捷克東部城市茲林(Zlin)的大學念攝影的菲利浦即是捷斯聯姻下的「產

物」，他的祖父輩在共產時代被從捷克分配到斯洛伐克瓦赫河上的杜布尼采(Dubnica nad Vahom)的工廠工作，下一代就此生於斯長於斯，雖然並非典型的「從軍良緣」，卻反映著捷克斯洛伐克時期各種形式的「移動」所帶來的身分交融。

從小家裡說的便是斯洛伐克語，菲利浦剛到捷克唸書時，同學常會拿他說話的口音與用法開玩笑，「我並不生氣，只覺得很難過，我能理解並使用捷克語，但他們似乎並不想多了解『我們』，只是把這些當成笑話。」身為班級裡的「少數族群」，他選擇逆來順受。對他而言，離開斯洛伐克到捷克讀大學是某種「必然」的選擇，除了跟捷克人享有一模一樣的權益、免學費等，更重要的是，教育品質的落差，「布拉提斯拉瓦的大學被暱稱為『電車大學』，因為無法畢業的唯一理由是：被電車撞到。」菲利浦道出斯洛伐克年輕人無奈的黑色幽默。

生活在邊境的小鎮，斯洛伐克的獨立，帶給他們生活上的不便甚於喜悅。「一九九三年後，過邊境到捷克非常麻煩，得拿護照排隊等海關檢查，且規定每個月只能在捷克消費購買兩千克朗的貨品，超過就要抽稅。」菲利浦的母親回憶道，而因為種種麻煩的手續，使父親不能常回捷克老家探親。

而今，邊境檢查哨的小房間以及橫跨道路上方的棚架依舊佇立，只是等待出入境手續的長長隊伍不再，咻的一聲，車子瞬間從寫 斯洛伐克的標示牌，通過另一邊寫著捷克的標示牌。隨著兩國在二〇〇四年加入歐盟，這條存在十年的國界又消失了。

